

戲劇論叢

XIJU LUNCONG

1984

2



丁 805
833



108/10
福R
3

戏剧论丛 (丛刊)

编辑者 《戏剧论丛》编辑委员会
(北京市东四八条52号)

出版者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市东四八条52号)

印刷者 顺义兴华印刷厂

总发行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1984年 第2辑 6月30日 出版

统一书号: 8069·716 定价: 0.65元



老舍同志（摄于一九六五年）



右上：《挂画》（蒲剧优秀青年演员任跟心
饰叶含嫣）



左上：《放裴生》（蒲剧优秀青年演员崔彩
彩饰李慧娘）

右：《跑城》（蒲剧优秀青年演员郭泽民饰
徐策）



戏剧论丛

一九八四年

第二辑

《戏剧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编：赵寻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带*者为常务编委）

*方杰 沈达人 *杜高
*陈朗 陈默 *柳以真
*赵寻 祝肇年

戏剧编丛

一九八四年
第二辑目录

- 文艺要表现人民..... 彭 真(5)
——在首都文艺界纪念老舍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

- 研究特点 掌握规律..... 吴宗锡(6)
认方向·数脚印·添力量..... 施振眉(9)
关于《珍珠塔》的整理..... 周 良(14)

作家作品研究

- 得心应手 王行之(17)
——读老舍建国后的话剧札记
《茶馆》所体现的戏剧观 苏叔阳(24)
这里有一个喜剧的精灵
——论老舍抗战时期剧作的格调..... 廖全京(30)
欧阳予倩年表..... 欧阳山尊(36)
难得之缘..... 严 恭(43)
——记一九四〇年随田汉先生粤北之行

戏剧问题论坛

- 实事求是 以理服人..... 李 迎(46)

两个写马克思的戏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	杨 柄(49)
“现代戏剧”与“现代派戏剧”·····	谭霈生(57)
三起三落终不倒·····	张 迈(68)
——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坚持演现代戏三十年	
我们是怎样培养蒲剧青年演员的·····	赵 乙(75)

舞台艺术研究

杨兰春剧作、导演艺术研究

他把现代戏作为毕生事业·····	郭汉城 谭志湘(79)
——杨兰春的创作道路	
《儿女传奇》凝聚着杨兰春的心血·····	河南省南阳地区曲剧团(85)
试论杨兰春戏曲剧作的语言·····	安 葵(93)
方城的“半拉社员”·····	方城县文化局 徐有亮等(100)
导演《武则天》谈话录·····	焦菊隐(101)
黄佐临在《生命·爱情·自由》中的探索·····	大春 苏星(114)
简论戏曲结构特点·····	范钧宏(118)
报刊文摘·····	(125)
关于佐临“写意戏剧观”的讨论、关于假定性的争论	
简讯	
首都戏剧工作者座谈学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伯 荣(47)
首都举行尚小云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演出·····	(117)

封底篆刻“推陈出新”：钱君匋

10284/06

Selected Essays of Theatre

Main Contents

1984 No.2

- Literature and Art Must Depict people
by Peng Zhen(5)
- Studying《 Comrade Chen Yun 's Talks and Letters about
Storytellingand Ballad》
by Wu Zongxi, Shi Zhenmei, Zhou Liang(6)
- A Study of Lao She 's Plays
by Wang Xingzhi, Su Shuyang, Liao Quan Jing(17)
- Chronological Table of Ouyang Yuqian
by Ouyang Shanzun(36)
- Lessons from Two Cripts on Marx
by Yang Bing(49)
- On temporary Theatre and Modernist Theatre
by Tan Peisheng(57)
- No. 3 Group of Yuju Opera Troupe of Henan Province Has Persisted
in Performing Modern Themes
by Zhang Mai(68)
- A Study of Yang Lanchun 's Plays and the Arts of Direction
by Guo Hancheng, Ankui, etc (79)
- Minutes of Talksabout Direction of 《Wu Zetian》
by Jiao Juyin(101)
- Brief Comments 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eeatre
by Fan Junhong(118)
-

文艺要表现人民

——在首都文艺界纪念老舍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彭 真

夏衍同志，胡絮青同志，要我讲几句话。我没有准备讲话。我是为了表示对老舍同志的怀念、谢意和敬意来的。我经常怀念他。我亲眼看到在北京解放以后，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辛勤工作和业绩。因此我要表示对他的谢意，表示对他的敬意。

老舍同志我早就知道他，但是我没看过他的作品。《骆驼祥子》等我看过的，有很多著作我没看过。北京解放以后，我在他的《龙须沟》的创作和演出的过程中，才直接和他接触。在接触中，我感觉到他对北京的社会很熟悉，对北京市民的生活很熟悉，他对北京的市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充满着热情。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龙须沟》就写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决定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过去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我永远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因为，他的行动，他的创作，表明了他人民艺术家。

老舍同志的一生反映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人们从他的创作中，可以看出，

他是随着时代前进而前进的。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情况都差不多。就以鲁迅先生来讲，他原来是学海军，又改学医的，最后他成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原来是个进化论者，最后变成辩证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这个伟大的转变，是在大革命时代和大革命失败以后形成的。他的一生是反映我国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生。

老舍同志勤奋的学习、勤奋的创作，不断地为人民立功。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对他表示谢意，表示敬意。我看老舍同志对“人民艺术家”这个伟大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一个人是这样、那样地只是表现自己伟大，还是表现人民伟大？我看还是表现人民伟大或者更伟大。一个人能表现十亿人民，还不伟大？总比表现自己要伟大一点。我不是说我们的作者不可以表现自己。用自己表现自己的形式，也可以表现各种东西。老舍同志表现北京市的人民，也就是表现全国人民。我希望有千千万万老舍同志这样的作家。

研究特点 掌握规律

——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

吴宗锡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的出版，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重视。读过这本著作的人无不从中获得了很大教益，并一致认为，陈云同志对评弹真是内行。

专业由不懂行的人来领导，只会产生盲目性、瞎指挥。外行领导内行的主张早已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属于专断和谬误的了。文艺界的同志都希望能够有真正懂行的领导者来指引他们事业的前进。因此，读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论述，都为评弹界有这样具有高度马列主义水平而又精通、熟悉评弹艺术的领导人来关心而欣羡。同时觉得，陈云同志通过对评弹的剖析，也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许多带共同性的问题，它对整个文艺界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整个文艺界的幸事。

党对文艺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陈云同志的论述中有力地宣扬了党的文艺方向，处处都贯穿着要使评弹为人民服务 and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但这些思想的体现又是紧密地结合着文艺(包括评弹、曲艺)的特点的。首先，他认为“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这一主张接触到了文艺的审美作用和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文艺的审美作用，曲艺的文娱性放到了为主的地位，这才符合于文艺的特性。只有抓住了审美作用这个主要方面，才能达到提高思想认识，陶冶性情，感奋人心的目的。正因为明确了其“群众性的文化娱乐”的特殊性能，才使这一

艺术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其实这个道理本来是简单而明瞭的，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被忽略甚至否定了。陈云同志说：“人们在劳动以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这不是听报告受政治教育所能代替的。”清醒地提出这一观点需要一定的魄力，根本的乃在于真正懂得文艺的特性。有识乃有胆，透彻的认识产生了宏伟的胆略。

戏曲、曲艺的剧(曲)目是戏曲、曲艺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侧重点。可是，解放以来，有时过分强调演出要继承传统，把全部传统节目都当成精金美玉，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有时一味强调创新，只许反映现代生活的节目占领舞台，其他一律都在排斥之列。出现这样的偏颇和折腾，根本原因还是无视文艺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陈云同志正是从文艺的特性出发，看到了演出和做政治报告在人民群众中的作用的本质区别，才提出了“演传统书目，也演新创作改编的书目，才是百花齐放”这一明确的原则。

陈云同志提出：“要反映现实斗争，说好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这固然是从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宣传教育作用出发的，但也是从文艺本身的发展的要求出发的。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如果脱离了人民，脱离了时代，岂不就割断了它赖以茁壮成长和发展的生命源泉？只有和人民群

众的现实生活斗争紧密结合，文艺才有常青的生命。而另一方面，经过历代艺人加工，逐步提高的传统书目，不但精华不少，而且艺术性也强，能够满足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有的听众听了某些传统节目，觉得缺乏教育意义，因而给艺人提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艺人不必因此紧张起来，要看这种意见是不是普遍的，占什么地位”。对“好的东西，优秀的传统艺术，千万不能丢掉”，并且，对传统书目，除了要保留菁华之外，即使对无害的部分也要暂时保留，不急于删去。

戏曲和曲艺是要满足人们的娱乐和消遣需要的，但这样的认识一度曾被认为是不要革命的表现而受到批判。于是，出现了相声中不能有笑料，滑稽戏的名称要改正的荒谬的见解。其实，戏曲、曲艺一旦丧失其娱乐作用，那么教育和宣传的目的也就无由达到了。更何况人们劳动之余还需要一种不是听政治报告所能代替的轻松愉快呢。人民需要戏曲、曲艺正是因为它们具有为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文娛的特性。抹杀了这种特性，戏曲、曲艺也就缺乏存在的价值。正是因为透彻地认识到曲艺的这种为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审美特性，陈云同志多次强调地提出了“评弹要有噱头”的主张，几次三番地坚持“噱头还是要”的观点。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曲艺这种有历史传统又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得到保存和发展，因为“去掉了噱头和穿插，才真的破坏了评弹艺术的完整性”。当然，文娛性也要与思想性相结合，活泼还要与严肃相结合，噱头要有，但不能太多，更不能错误地滥放。这样，才能完整地发挥评弹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

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每一文艺形式不但要充分发挥其特点，而且还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和革新。但这些发展和革

新需要符合各种文艺形式本身的规律。陈云同志历来主张“评弹要保持自己的特色”，指出“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因此，要推动各种艺术的发展和革新，也就必须研究和掌握各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和其质的规定性。在对待评弹艺术的问题上，陈云同志首先作出了榜样。他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明确提出了“戏剧、小说、评弹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艺术规律”。而对于评弹这种在“说表中现身”的说书艺术，陈云同志指出：“评弹要有说、噱、弹、唱，而说表乃是主要的。”

既然“评弹的主要特点是说表”，那么，发展评弹艺术就要发展说表特色；编说现代题材的书目，“应该把最大精力放在说表上面”；培养和提高青年演员，也就“要着重说表，提高说表艺术”。这样，明确了说表是“决定评弹艺术水平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抓住了评弹艺术的主要矛盾方面，抓住了发展评弹艺术的要领。评弹艺术只有在不断的发展、提高中，“才能保持它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根本无意于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的“四人帮”一伙，出于他们炮制阴谋文艺的需要，蛮横地推行其对评弹的所谓“大改革”。在改革中，破坏了评弹的说表艺术，使评弹成为了“评歌”、“评戏”，破坏了评弹艺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也就使评弹艺术濒临于绝境。

在曲艺艺术的革新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分歧的观点和做法：一种是重视曲艺形式的特色，强调在保留特色基础上的发展；一种是无视其原有的特色，另辟新路。保留特色的革新总能受到广泛的肯定和欢迎，而丢弃特色的“标新立异”，往往影响了其与群众的联系，並给艺术带来了损失。

如果在革新中不考虑发挥和发展那种艺术形式的固有特色，就将使其变成另一种艺术形式，而丧失原有的群众。强调保持特点

並不是保守。真正保守的人所紧抱不放的倒只是那些非特点或已经不再成为其特点的部分。所以，陈云同志提出：“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仍然应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这个原则精神，可以说对各门艺术都是适用的。而对我们来说，如何象陈云同志掌握评弹艺术的主要特点那样，去掌握自己所从事的艺术的特性和规律，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有一位从事国画艺术的同志在学习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论述后，觉得很有启发。他说：“评弹以说表为主，那么国画以什么为主呢？应该是笔墨。有人在谈国画艺术时，大谈其明暗、色块等等。还要以西洋画来改造国画，这就违反了规律，丢掉了特点。”于是，他认为，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论著，就要学习他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的思想。这一点是很对的。

前些日子，对于昆剧的改革展开过讨论，但是，对于什么是昆剧艺术的主要特点似乎研究得不够。于是，有人以搞《济公传》之类的情节戏来迎合观众，更有人甚至提出了昆剧要向京剧靠拢的主张。昆剧自有其艺术特点（质的规定性），才赢得了自己的观众。一旦京昆合流，昆剧势必为京剧所吞并。最后便是昆剧的取消。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尊重规律和特点，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虽说昆剧有着和其他戏曲类似的丰富的艺术手段，但它也和评弹一样，有着其独具的特点。除了昆曲的独特唱腔之外，以唱、做、念、打有机结合的载歌载舞应该说是昆剧的一个主要特点。评弹刻划人物细腻、生动，那是以说表来刻划的，所谓“说得入情，表得合理”。昆剧刻划人物也很细腻，而昆剧是以其独有的载歌载舞的手段来刻划的。曾看过一些昆剧的新编历史戏，除了唱腔略似昆曲外，道白犹如京剧，而台步、身段等因为有了京剧的锱经，又有点象话剧的古装

戏。这样的演出，原来爱看昆剧的人看了不过瘾，而原来不爱昆剧的人又觉得不如去看京剧，或者话剧，真叫两不讨好。这样能不丧失原来的观众已很难了，更怎么谈得上去争取新的观众呢。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昆剧这一古老剧种更有必要不断改革和发展，但昆剧仍然应该是昆剧，其艺术特点不能丢掉。如果丢掉了，也就不成其为昆剧了，那么还振兴什么呢？

陈云同云对评弹的振兴，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方针。他说：“出人、出书、走正路，评弹是可以振兴的。”走正路是一个通俗而鲜明的提法，含意十分丰富。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到情趣、作风等等都有一个走正路的问题。就艺术来说，尊重艺术规律，保存和发展其固有特色，求得不断的提高，这也便是正路。

正是出于对艺术规律及其实践经验的重视，陈云同志还多次明确提出了“有经验的艺人应该写一些他们艺术创造的经验”的要求。並还曾指出：“现在，老艺人要么不写，要写就写解放以来受到党的教育，如何得到了改造，如何感谢等等一般的东西。”那些毕生从事文艺工作的专门家们，通过辛勤、艰苦的劳动所获得的实践经验是珍贵的。就是在这些实践经验的积累基础上，才能上升为理论，以指导实践，使艺术不断丰富、发展和提高。只有真正熟谙和精通了艺术的规律，才有可能出人，出戏，出节目。因此，重视艺术规律和特点，也就要重视有丰富实践的专家们的经验，还要重视艺术的理论建设工作。

我们如果能从《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认真学习其对艺术深入研究，尊重规律，发扬特点，提倡革新的精神，不论戏曲、曲艺，或是其他文艺形式，都必然能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作出各自的贡献，並获得振兴和繁荣的。

认方向·数脚印·添力量

——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

施振眉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出版了，这本著作，不仅对建国后评弹艺术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作了精辟的论述，而且对整个文艺工作的现状及其发展，都指明了方向。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作为一个亲聆陈云同志教诲多年的文艺界、评弹界的干部，这里我谈一点重新学习后的粗浅体会：

一、革命的责任感

评弹界和戏剧界不少同志在学了这本书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一种艺术形式——文艺领域中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此关心，实在是少有的；尤其是对这一个方面的情况（包括形式、内容、特色、规律）如此熟悉，动态和状况了如指掌，这更加是少有的。因此不少同志带着惊奇的神情提出疑问：陈云同志工作这样忙，建国以来一直分管财经，真是日理万机，他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关心和指导评弹工作呢？

确实，要简单地说明它是困难的。因为一个人——无论是伟大人物和一般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爱好，都有安排和处理自己的时间、精力的不同方法。

陈云同志是上海青浦人，从小接触评弹，爱好评弹。革命战争年代，他无暇顾及，在建国以后，他重又接触评弹，他风趣地提到评弹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听评弹，作为自己在休息中恢复精力的一种方式。但是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不

能把自己的一种爱好，仅仅作为陶冶和欣赏的对象而忘了一个共产党人对此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直到现在（除却十年动乱），他几乎年年都对评弹工作进行指导。几十年来，他为此所作的谈话、通信，其论述范围之广泛，涉及部分之细致，真是使人既感动又吃惊的。他自建国以来，对评弹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和倾向，到评弹书目、表演、艺术特色、整旧创新工作、队伍建设、人材培养和文化行政部门如何加强对评弹的领导管理等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从方向、方针到应该采取的措施、步骤、方法等等，不但提得及时具体，而且切实可行。用“关怀备至”四个字是最确切不过了。

苏州评弹，是江南的一种特殊的演唱艺术形式。它那悠扬、委婉的腔调，生动、幽默的语言，伴以珠走玉盘似的铿锵有力的琵琶、三弦，用说表和弹唱艺术，刻划人物栩栩如生，表现感情性格，强烈鲜明。千百年来，说书人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活在江南人民的心目中。因此评弹艺术连同它的书目，一直成为广大听众所喜闻乐见。陈云同志小时候在家乡章练塘时，就常听“戳壁书”，他熟悉评弹艺术的艺术功能，深知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在建国以后，他又开始接触并且具体关心评弹，更主要的是为了关心评弹艺术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江青之流诬陷评弹

艺术是“靡靡之音”，摧残了评弹，当时，几乎所有的评弹团、队都被解散了。在七十年代中期，以评弹名义出现的少数演唱，实际上已成为“评戏”和“评歌”。一向关心评弹的陈云同志，在广播中听到，生气地关掉了收音机。他为评弹的前途忧虑，也关心评弹演员的处境。偶然遇到一些评弹演员，他总是询问评弹界老艺人的健康和生活境况。

一九七七年六月，“四人帮”垮台不久他来到杭州，重听了评弹，并且做了一些调查。他及时发表了谈话，鼓励把评弹搞起来。是他亲自提议在杭州召开了评弹座谈会，他不但多次到会讲话，还亲自写了七点书面意见。此后，江、浙、沪两省一市文化部门遵照他的意见办，评弹团、队迅速得以恢复重建，关闭了十年的书场重新开张，停办多年的苏州评弹学校开始招生开课，“四人帮”搞的“评歌”、“评戏”宣告结束，评弹艺术又重新恢复了它自己的面目。当时，要不是陈云同志的及时支持和指导，评弹的复苏和发展是不可能那样迅速和顺利的。

陈云同志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我党具有很高威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务国事的繁忙可想而知，他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花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了。更何况陈云同志已届高年。但是，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他竟然还能抽出那么多时间来考虑评弹事业，显然他把他的有限的业余时间全部花上了。陈云同志对待评弹工作的关心，深刻地教育了我们：评弹、戏曲乃至整个文艺都是人民的事业，党的事业，就要有高度革命责任感，要认真对待，竭尽全力来搞好。

二、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凡是读过这本书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陈云同志不仅是评弹的爱好者，而且是一个素有研究的专门家。因此凡在书中提出

的意见和分析，都是感受深切，并且切中时弊，说到关键。

他调查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平时多接触实际。陈云同志和评弹界有广泛的联系，许多评弹演员都和他交了朋友。从研究评弹和爱好评弹的基础上，他真诚地和艺人交朋友。大家称他“老首长”，尊敬他，热爱他，愿意和他讲几句知心话，愿意在他面前流露自己真实的思想。他也乐意和评弹界人士推心置腹，肝胆相照。这基础就是他对评弹艺人的尊重，对评弹艺术的珍爱。他关心评弹演员，不仅从生活上，而且从他们的思想和业务的提高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他告诉我们，老艺人整理传统书目时，可以买些沙发，不坐长板凳，泡一壶茶，让他们聊，不要老拖住他们开会。他不厌其烦地对传统书目中提到的苏州坐船到朱仙镇的说法表示怀疑，在明代是否有这样一条水路？还有，开封能否坐船到襄阳，南阳能否坐船到洛阳等，特地请有关部门考证，并将考证的结果告知评弹界老艺人。一九六〇年，他又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一本《辞源》。其中地图和《辞源》还是他用过的。他在信中说，送这几本书的意思，是想引起朋友们对于历史和地理进行考查核对的兴趣。其深情厚谊，真心实意，每使人们感激不已；同时往往将这种感激心情，化作对党 and 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深情，成为群众和领导、人民和党的心心相通的精神纽带。

陈云同志几十年来深入地了解评弹界各种人和各种情况。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评弹界主要档子（演员）的动态和情况，演员的特长、特点和特色，他都了如指掌。谁长于说表，谁擅于弹唱，谁的琵琶“灵光”，谁的单档“出色”，谁能放噱头，谁精于“阴功”……他都说得头头是道。他甚至熟悉三十年代以至二十年代的前

辈艺人，连老艺人的年龄肖相，他都记得住。有一次，他对杨振雄提到他父亲杨斌奎的拿手功夫，使杨振雄听了惊喜不已。

二是他听书多。陈云同志几十年来听书之多，而且记性之好，也是惊人的。他有时到书场去听，但为了不干扰群众的娱乐活动，他大都是录了音放在身边听。他搜集的各家各派的资料和录音极多，很多是传统书目，也有不少是现代书，有分回、段子和开篇，也有不少是长篇的全部，几十回书，都有录音。各种流派纷呈，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也是叫人吃惊的。如在一九六〇年初，他提出要“把长篇新书提高到传统书的艺术水平”，于是就听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苦菜花》三部新长篇，每部都在十回以上（每回书的时间通常是一点三刻）。一九六二年，又听了十三回《青春之歌》。为了要了解弹词传统骨子书的整理情况，他在一九六一年初，又听了修改后的二十六回《珍珠塔》。秦纪文和潘伯英的两种不同版本的长篇《孟丽君》，他全部录了音，边听边作比较。对名家响档的特长特色和书性书路，他都进行分析比较，从中研究评弹艺术的继承、发展前途与如何革新。他总是通过第一手资料来研究评弹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倾向，并提出自己的具体想法。粉碎“四人帮”后，他听的新书和老书也不少，仅在一九八二年春，上海评弹团创作演出的现代中篇评弹《真情假意》，他在三月底前就听了二十遍录音。他对演员和书目的了解程度，不用说我们这些专搞评弹工作的干部望尘莫及，连那些毕生在弦索生涯中度过的老艺人也自叹不如。

陈云同志除听书外，凡报刊登载的有关评弹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甚至油印的评弹资料、简报他都看；此外，他亲自收集资料、保存录音带，有时到书场走走，经常与搞评弹工作的干部交谈，有时亲自召开座谈会发

表讲话，常常是亲笔写信谈看法、提意见。总之，是用各种方式进行周到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全面了解了情况的基础上，又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提出他的意见的。如“出人、出书、走正路”这句对评弹发展史的规律性总结的话的提出，陈云同志是经过一番调查和深思熟虑的。一九八〇年初夏，陈云同志来杭州时，我们向他汇报了当时评弹出现上座率下降的情况，很想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便采取措施。然而陈云同志当时并没有提出他的看法，而是希望评弹界就这个问题先“找一找原因”。这一年的夏天，江、浙、沪两省一市评弹界的名家、响档和评弹工作者，在莫干山举行了苏州评弹研究会第一次年会，会上遵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就如何振兴评弹一事找了原因，并提出了办法。事后才知陈云同志仔细地看了这届年会的每一份简报和会上的发言，在了解了各种看法后，又亲自作了调查，广泛听取意见，直到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才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这一振兴评弹的重要意见。这七个字是对发展和振兴评弹事业的最简练最精辟的概括。这不仅对评弹，而且对戏剧，对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都是共同的必由之路。

三、学点辩证法，更好地按规律办事

陈云同志这本著作中，多次强调评弹工作者加强学习的必要性。他希望演员多看报，他指出看报既可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又可以提高业务水平。他要求演员能“自觉地学”，并提出“评弹团领导要抓学习”，一九七七年在杭州举行的评弹艺术座谈会上，他要求评弹界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二和八三年，他又一再提到了学习问题。

他要我们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让我们懂一点辩证思想和方法，来认识复杂的

客观事物和矛盾，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工作，解决矛盾，如对待继承传统问题，他说：“传统书目中，有精华，有糟粕，还有中间的即无害的部分，应作些分析。”解放初期，在剔除封建糟粕的过程中，艺人们提出“割封建主义尾巴”，全部传统书目停说了。陈云同志认为这是一种粗暴的行为，认为这种简单化的一刀切的做法，是对历史和传统缺乏分析，那种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的偏激情绪，都不符合辩证法。他在今年年初还提醒我们要正确地对待传统书目，不能因为要清除精神污染、讲究思想内容而把优秀的传统书目也停说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许多篇章都形象地讲了辩证法。他认为，客观的事物都是复杂的，要准确地认识它，掌握它的规律，一定要作具体的分析。

遵照陈云同志的意见，认真研究一下评弹书目，就会发现我们在建国以来对待传统书目中的偏颇，就会感到我们经常在工作中的失误，就是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书目。实际上，传统书目是大量的，有不少在艺术上是有长处的，如何认真地进行去芜存菁和去粗存精，应该是我们坚持不渝的一贯态度，决不能因一时一事的需要改变这个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陈云同志对《珍珠塔》、《玉蜻蜓》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我们很大的启发和促进。评弹如此，戏曲也同样如此。对待丰富多采的传统剧目，决不能因为其中存在一些糟粕而全盘否定它的民主性的精华。总之，我们学习这本书，应该学习陈云同志的这种唯物辩证的精神，要学会分析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以提高我们对事物分析的能力。

四、鼓励编新书，支持说新书

陈云同志在建国以来一贯鼓励编新书和

说新书。他多次强调“以说新书为主”，他认为新书是一种新生事物，有生命力，虽然有时“难免不象样”，但是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只要花大力气，长期琢磨，一定能站得住脚。他把编演新书目提到“革命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这个高度来看。他认为要贯彻百花齐放，必须既演唱传统书目，也演唱新创作的和改编的书目，和戏曲剧目一样，也要实行“三者并举”。

陈云同志鼓励和扶植新书的态度和做法，为我们从事戏曲工作作出了榜样。我个人的理解，陈云同志所说的新书，主要指的是描写现代生活的现代书，当然，新创作和重新整理的面貌一新的历史和传统题材的书目，也属于新书的范畴。因为要花大力气下细功夫，草创伊始立足最难，所以陈云同志提出“老书七分好才鼓掌”和“新书三分好就鼓掌”的名言。

陈云同志扶植新书的动人事例很多，仅举一例：六十年代初期，他听了苏州、上海、浙江几位评话演员合作改编的长篇评话《林海雪原》后，他热情地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要继续加工提高。一九六〇年春天，他就说：“说新书要熟悉时代背景和所表现的环境。”他认为说书的应知道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地形如何？敌我形势如何？座山雕是什么样人？这样才能说得清楚。他告诉我们，在解放战争中他正在东北，他说：“我一定要抽点时间和你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后来由于十年动乱，无法实现他的诺言了。直到一九七七年六月，他在杭州听了浙江曲艺团评话演员汪雄飞同志的几回《林海雪原》以后，他又想起十余年前曾经和我们提到要介绍当时东北的情况，就亲自邀我们到他的住处，研究如何加工这部书的问题。他花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详细地为我们讲述了《林海雪原》的时代背景，介绍了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有关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

这次谈话，他用生动而诙谐的语言，引人入胜地叙述了当时当地的风貌。他关心评弹，关心说新书，关心从事新书编演，那种诚恳真挚的神情，使我毕生难忘。

五、适应青年，提高青年

当前评弹的观众中，年轻人较少。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从书目内容上提高，二是要从艺术形式上革新。

陈云同志一贯主张：要使评弹适应时代的需要，一定要进行改革。他一再强调在继承评弹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在保持评弹特点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在八十年代，他又向我们提出了“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他明确地指出：“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停顿于迁就，要逐步引导他们。在就青年中多锻炼，出人才，出艺术。”这番话说得很透彻，就是要适合青年的需要，要适应青年的特点，又不要一味迁就某些青年那种偏激的、浅薄的欣赏要求。

同时，他殷切地希望评弹界的中青年（尤其是青年）演员苦练说表基本功。他要青年集中心力去钻研，提倡“勤奋出人才”，同时还号召在艺术上开展竞争，争创造，争成就。

年青人的长处是有进取心，敢于闯，也敢于创，不满足现状，陈云同志循循善诱地提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鼓励青年演员要有毅力，要有志气，要“后来居上”，并且提出“后来必须居上”。

但是，年青的弱点是经不起风雨的考验，容易泄气，易于松劲。因此要老一辈来扶持，使它不动摇，不致畏缩。因此，陈云同志从说《真情假意》的青年说表功夫不够，提

出了严格要求过说表关的要求，提出让年青人学放单档，逼一逼，使他们闯出路子来。陈云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后来必须居上，才能发展；后来不居上，就要倒退！”

六、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学习陈云同志这本著作，不仅在于评弹工作的需要。我同时作为一个文化部门的戏剧干部，以陈云同志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联系戏剧界的情况，也有新的体会。从历史上来说，评弹界人材辈出，代代相传，自乾隆以后，名家不断，传统书目，不绝如缕，传至近代，蔚为大观，这是出人与出书的结果。出人与出书是相辅相成的。纵观昆曲，自明以来，魏良辅、梁辰鱼之后，昆山水磨腔传到近代，出了多少名角！而《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杰作，更得以流传，这是人材丰富了佳作，同时因好本子锻炼出了好演员。有内容，有性格，有形象，从广义上说，当时何尝不是走正路的结果！再从京剧来说，也是如此，人材的崛起，创造出许多优秀的折子戏和新创作的本戏，同时也在众多的好戏中诞生了更多的才华横溢、胆识非凡和毅力过人的好演员。实际上，也符合“出人、出书（出戏）、走正路”的原则。另一面，历来不乏一些功底深厚，很有才华的演员，因为演的并非好戏，走的不是正路，因此人虽没有在舞台上消失，但在人们心目中却等于消亡了。过去的历史，是现在的殷鉴，今天的认识，能免日后的歧途。学习陈云同志的这本著作，我觉得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是以前人和自己走过的道路当作一面镜子，看一看自己沿途留下的串串脚印，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正是为了更好地继续前进。